

篮球场上,她们是**快乐的精灵**  
聚光灯外,  
她们也有着自己的**困惑:**  
与球员约会被封杀,  
时薪不如售货员  
转型不易,经常受伤,遭人误解……  
美丽的背面,满是**忧伤**



## CBA拉拉队生存状态调查: 美丽的辛酸

拉拉队员和篮球队员就像两条平行线,永远不相交,大部分拉拉队员只要是私下留电话或单独约会,都是“杀无赦”的结局。如果身体受伤是明枪,心理创伤更像是暗箭,曝光带来的不仅仅是知名度,也让这些拉拉队员们成为网络暴力的靶子,如果按投入产出比来算,拉拉队时薪还抵不过服务员和售货员……

特约记者 刘璟文



受伤是家常便饭



比赛结束之后,才能抽空吃盒饭



“演员”的自我修养

### 生活艰辛

#### 身体经常受伤,被误认为“伤风败俗”

对于所有跳舞的女孩而言,伤病都是必须经历的,甚至骨折也时有发生。ZERO负责人魏琪,当年也是活跃在赛场的知名宝贝,但一次训练受伤导致髌骨错位,只能告别赛场转向幕后。广厦拉拉队宝贝Mina也回忆说,一次广厦主场比赛不小心扭伤膝盖,当时她只能咬着牙,把舞蹈跳完,最后才由队友搀扶着回到座位。“都说伤筋骨一百天,但是对于职业舞者来说,养伤就意味着零收入,所以带伤上阵是家常便饭。”

本赛季初,广东主场比赛时,

一名舞时尚新队员就遭遇了走光的意外,跳舞时抹胸滑落到腰部,里面的内衣露了出来。一些网络上的言论令她心情顿时崩溃,大哭了好几天。

有些相对保守的父母会反对自己的女儿从事拉拉队这一职业,其中“衣着暴露”也是一大反对理由,夸张点的甚至会认为是“伤风败俗”。而这也为拉拉队宝贝们寻找男友增加了难度,想要找一个拥有足够包容、完全支持自己拉拉队事业的另一半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。

### 收入微薄

#### 时薪不如售货员,工资多年不升反降

赛场上,CBA拉拉队光鲜亮丽,但事实上无论兼职还是全职,都是“吃力不讨好”的活儿。在几年前,每人每场的平均报酬就是200元,但直到现在,仍是原地踏步。

拉拉队员比赛前都要提前来到体育馆进行彩排。例如舞时尚拉拉队,抵达东莞市体育馆的时间是3点半,甚至比建联赛前训练的时间还要早。比赛一般要到晚上10点才结束,再算上广州和

东莞间往返的车程,每次工作时间接近12小时,远不止现场球迷看到的几支舞蹈那么简单轻松。

目前,大部分拉拉队员时薪还抵不过服务员和售货员。就连每场200元的收入也有时达不到。

在CBA跳拉拉队不可能挣钱已是圈内共识。但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女孩趋之若鹜?答案就是梦想与热爱。“我们就是热爱舞蹈,享受在众人面前跳舞的感觉”。一位拉拉队员这样说道。

### 更新换代快

#### 吃的只是青春饭,最小队员不满18岁

2006年是CBA拉拉队发展的节点,拉拉队开始在各个主场普及。但7年前就活跃在赛场上的拉拉队员,如今已经很难见到身影了。像真真和雪儿这对当年红极一时的姐妹花,如今也不过二十七八岁,但已是CBA拉拉队“名人堂级别”的人物。

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,巅峰和ZERO两支北京拉拉队涌现出来,巅峰的杨舒越和ZERO的孙峥是标志性人物,她们也都是“85后”,但前者已经在规划退役转型,后者更是在完成2013年广州全明星周末的表演后结束全职拉拉队生涯。

每年不断地有大批年轻靓丽的新鲜血液涌入也是不争的事实。90后在校生已是这个行业的主体,记者遇见最年轻的拉拉队员还未满18岁,只是高中生。

年轻的女孩大多以站在CBA舞台为梦想,而谈及未来的发展,她们又大多显得茫然。

“想以拉拉队维持生计,实在是太难了。”最红拉拉队长杨笑表示,她在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中学当老师,但也继续坚持在赛场上跳舞。“为了拉拉队我也放弃了很多,我知道其中的辛苦,我不希望我现在的队员们重蹈我的覆辙。”

### 跳水系列赛北京站,陈若琳携新搭档夺冠 “第一次当代表我以学习为主”

换了新搭档,伦敦奥运会后首次参赛,这些看似不利的因素,丝毫不影响陈若琳站上最高领奖台。昨天上午,在水立方举行的世界跳水系列赛北京站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,陈若琳/刘蕙瑕以总分351.78分夺冠。赛后,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年龄最小的代表,陈若琳谈到了首次参加两会的感受,她说,“第一次当选人大代表,很开心,很感谢家乡人民给我这样的荣誉,这次主要是学习为主。”

### 换了新搭档 她的表现依然稳定

在双人项目上,陈若琳已经换了不少搭档。北京奥运会时,她与王鑫配合默契;伦敦奥运会上,她和汪皓搭档成功卫冕。进入里约奥运会周期,中国跳水队也为陈若琳安排了新搭档:15岁的湖北小将刘蕙瑕。

伦敦奥运会斩获两金后,陈若琳忙于参加各种表彰和活动,她缺席了全国跳水冠军赛和明星赛,这次跳水系列赛北京站是陈若琳7个月来首次参赛。虽然有人笑言,大满贯得主下巴都圆了,但是上十米台,她还是稳定依旧。从第一轮开始,陈若琳/刘蕙瑕就一路领先,五轮过后,她们的总分为351.78分,轻松夺冠,本菲托/费莉昂以总分316.71分获得亚军。

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,15岁的刘蕙瑕笑着说,“第一次参加系列赛而且是在水立方,能够拿到冠军很开心,谢谢我的搭档(陈若琳)。虽然我跳得不是很好,还是顺利拿下了冠军。”在队中被称为“琳姐”的陈若琳淡淡地说,“比过两届奥运会,也知道该怎么跟新搭档去配合,怎么去调动起来做到最好。我觉得每个搭档她们都有自己不同的感觉,但还是要把同步尽量做到一致。”

### 首次参加两会 自称“以学习为主”

1992年12月出生的陈若琳,是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龄最小的代表。因此,最近,这位顶着奥运冠军光环的90后,成为各级媒体追逐的焦点。昨天,赛后接受采访时,陈若琳首次谈到了参加两会的心情,她说,自己非常开心,“感谢家乡人民给了我这个荣誉,这次去参加两会还是以学习为主,对我来说更多的是积累知识。”

为了参加这次系列赛,陈若琳必须一边参会一边训练和比赛。她向记者透露,这段时间,她的行程非常密集,每周一、三、五必须去开会,因此前一天晚上就必须入住人大代表指定酒店,第二天上午开会,下午再回总局训练馆训练。

陈若琳坦言,来回奔波会有些许疲劳和紧张。“参加两会,又赶上这个比赛,有点累,也很紧张,所以没有准备议案。下一次参会,我一定会准备,内容跟体育相关。第一次参加还是有些压力的,但进了会场之后倒不是很紧张了,我跟邹凯交流比较多,因为之前跟他比较熟悉。”陈若琳说。现代快报记者 韩飞游



昨天,陈若琳(前)/刘蕙瑕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

### 婚恋受限

#### 与球员约会“杀无赦”,电话也不敢留

大部分拉拉队都有一条严厉的高压线:不准与球员进行接触。规则尺度上的细微差别,一旦违反,只有开除一个结果。

巅峰拉拉队的规定是全CBA最严的之一,队员只要是私下留电话,或单独约会,都是“杀无赦”。这也使得巅峰与球员相关的绯闻绝缘。“我们都是为北京队或国家队跳,所以对这些事情会特别敏感。”队长杨舒越说,“我们队里也有因为热爱北京队而加入的,但喜欢就卖力些为他们加油,大家只是工作关系。”

拉拉队员和篮球队员就像两条平行线,永远不相交,这其实是沿用了NBA的做法。像最著名的例子就是“魔兽”霍华德曾与魔术拉拉队员交往,虽未结婚但育有一子,两人确定交往时,身为拉拉队员的罗伊斯·里德就自动退出了拉拉队。

尽管各队有着严厉队规,但是仍有一些拉拉队员与球员之间的言论在圈内流传,某队的拉拉队员与所属球队的明星球员,曾保持着长时间的地下恋情,而他们约会的地点只能在该球员的宿舍。